



為政  
第一

大全論語

大正

第二

第一

仁12  
131  
3

東洋堂



門仁12  
號131  
卷3

朱子  
論語

朱子  
論語

讀論語孟子法

此朱子采  
二程子說

程子曰

新安陳氏曰程伯子  
叔子諱頤字正叔號

伊川先生朱子先以明道  
為別後以其學

伊川為別次以伯子叔子  
同其說同更不分別總稱程子河南人

學者當以

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

朱子曰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慶源輔氏曰今之治二書所患不精爾果能熟

讀精思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  
心脉絡條理始終洞然而無纖芥隱昧不明之處則  
六經之言固可以類推而無不明也○新安陳氏曰  
既治之治去聲不治之治平聲按鄒晉昭曰此字本  
平聲借用乃為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竝無  
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平聲者脩理其事方用其力



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今自此以後亦依  
陸氏例云○語孟既治學正識精由是而治六經根  
本正而易為力矣非謂真  
可不必治而自明也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

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

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

慶源輔氏曰聖人作經之意不過欲發明此理

以曉人其所以用心而至為聖人者則二書固無不  
具也至於吾之所以未至聖人之地未得聖人之心  
者亦惟用心與二書背戾而不合耳○陳氏曰到經  
明後方知得作經之意識聖人之心體方知他所以  
用處○新安陳氏曰  
當味五箇所以字

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

而思之平其心易

以鼓反

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

見矣

朱子曰平其心只是放教虛平易其氣只是放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今人多要硬把

捉教住如何得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  
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陳  
氏曰平其心者是虛其心如衡之平不可先立一箇  
定說纔先把一說為主於中便如秤盤先加一星了  
到秤物時如何得銖兩之正易其氣者欲見得聖人  
真意時須是和平其氣雍容和緩自然而得之乃能  
默契○雲峰胡氏曰讀聖人之書者當知聖人所以  
用心然非自平其心不可也朱子易贊有曰讀易之  
法先正其心  
意亦類此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  
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

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

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

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新安陳氏曰今學者看程朱先生語錄皆當以此法看之視問辭如出吾口聽答辭如入吾耳雖孔

孟復

扶又反

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淡求玩

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朱子曰有人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

便是孟子初不以爲然看來亦是如此蓋論語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子七篇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孟子肚裏穿過孟子

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孟子○雲峰胡氏曰氣質得於

有生之初此曰甚生氣質何也曰生來氣質有好有不好涵養成後生氣質無不好者此生字非自稟賦

中來乃自學問變化中來也○新安陳氏曰學之功至愚者明柔者強偏駁者純粹不特能變化

氣質雖無好氣質者今生出此好氣質也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已

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

多也朱子曰論孟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

是切實○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兩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已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得數段或一兩

段爾○讀論孟須是切已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或言看



論語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人欲之妄學者之用功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曰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不盡○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已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已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慶源輔氏曰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已體察則定無枉費工夫二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耳

又曰論孟只剩

石證反

讀著

涉略反語助辭下同

便自意足學者須

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

朱子曰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

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論孟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

玩味久久自然貫通○慶源輔氏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淡息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得聖賢言近而指遠故其意思自然厭厭飽足若以語言解著則意便死於言下自然局促蹇淺而有枵虛不足之意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

不淡

朱子曰聖人言語粗底做粗底理會細

棟擇子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看得○問龜山與范濟美言學者當以求仁為要曰須要將一部論語粗粗細細齊理會過自然有貫通處却會得仁方好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讀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說繫辭其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



本末字字為咀嚼過。問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此最不可。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慶源輔氏曰人纔只將二書緊要處看便只是要求近功速效與天理已不相似。所謂固是好者蓋姑取其向學末道之意耳。正使其有近功速效亦必至於偏枯蹇澀豈復有優劣厭飫貫通浹洽之意。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朱子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著氣力只是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若孟子便用著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為聖賢之別也。論語之書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飫涵泳諷味孟子之書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已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見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語玩味便自可見。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含蓄得意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聖人了。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



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  
 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  
 謂軻死不傳○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  
 來遂有求心之病○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  
 孟子只管拈人心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  
 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  
 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  
 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  
 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  
 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或云論語不  
 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  
 日零碎問答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  
 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推之其他道理皆通又  
 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之論語則  
 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  
 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

謂同也○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  
 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  
 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  
 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  
 魯齋許氏曰先儒說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  
 子細讀之每言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道之  
 忠告體也善道之用也雖有善為說辭者無忠告之  
 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  
 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寬敬哀  
 其體也體立而後用行無此三者則夫所行之得失  
 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  
 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  
 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疑非後世牽合勉  
 強所可擬也程子於語孟中反覆致意其旨淡矣有  
 本有文有體有用聖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  
 萬世無弊先儒讀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量權衡相似以此去量

度

待洛反

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朱子曰語孟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

難見且如老蘇輩只讀二書便翻繹許多文章出來譬如攻城四面牢壯只消攻得一面破時這城便是自家底了如今學者若先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慶源輔氏曰尺度量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理義可以別是非能知道則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哉新安陳氏曰理義可以別是非如尺度量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也

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朱子曰人

之為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

又何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顏子之賢而尚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度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慶源輔氏曰讀語孟而不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著心玩味未嘗至誠涵泳未嘗切已體察也故讀雖多何益於事



說  
摘訓曰集諸家故曰集註。○蒙引曰大學本集註也。曰章句者蓋論孟言者非一事。記者非一時皆更端之詞。其章句蓋自定而大學中庸其言雖累千百而意義相了。血脉貫通。元只是一篇文字。朱子為之區別論孟註曰集註者諱辭也。述而不作之意也。○再裁曰序叙音義同舉其綱要若蘭之抽系亦通作緒。○再裁曰司馬遷字子長漢武帝時為太史令撰史記一百三十篇卒二千六百五言叙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史記四十七卷有孔子世家凡七千六十二字。朱子纂其要為序凡六百九十九字。附何氏程子之說二百八字於序終一序字數總計九百七字也。○困學紀聞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蒞哉仲尼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祖庭廣記云陳太叔梁紇初娶曾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皮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陳太夫父祖為卿士曾先聖王之裔令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高性嚴不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三子莫對其幼微在進曰徒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明陳維儒曰人知伊尹生于空桑按春秋孔演圖孔子亦生于空桑○千寶月日記云徵  
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寶實在南山之下空寶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  
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

### 論語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新安陳氏曰司馬遷史記有孔子名丘字

仲尼新安陳氏曰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為名若字詹氏道傳曰史記關天下者

為本紀有國統者為世家其餘為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畧入序說疑者不入愚按元衡陽蕭无益編洙泗大成始作先聖本紀泗水侯沂國述聖公至衍聖公以下作世家竟國復聖公顏子至宋元儒及許文正公衡皆為列傳拜贊又以六經孔子之言作其先宋人孔子六字訓又作八志竝做史記凡例云殺紂遂遷于魯父叔梁紂下沒母顏氏名徵在通考仁山金氏曰

垂子曰仲子齊之世家也



索隱曰作周生世子勝  
生正考父

宋殷後子姓自微子微仲五傳而至哀公熙生弗父  
何及厲公祀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為宋卿何  
生宋父周周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別為公族  
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子孫遂為氏孔父生木  
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自孔父為華氏所殺  
子孫避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鄆大  
夫追封啓聖王母顏氏名徵在顏父弟三女追封啓  
聖王夫人愚按元封先聖父母制曰闕里有如系出  
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朕聿觀人文敷  
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  
授舜傳之周文王語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甫其  
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  
犬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原雲仍既襲於上公  
之封考妣宜視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  
謬建而不悖予以敦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  
故其所尊予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福斯文齊

華

嘉

襄公名午成公每老以  
之子在位三十一年

國公其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大  
夫人某氏可加封啓聖王夫人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

平義曰昌平山在泗水縣  
南六十里鄉取山為名故

康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鄆邑

鄆城在泗水縣南六十里

鳩反○新安倪氏曰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於

孔安國曰即孔子父叔梁  
紇所治邑遺史注夫子生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二

在鄆長徙曲阜仍號明里

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巳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

會什志曰五家為鄰五鄰  
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

特書十有一月庚子於是年之末穀梁書庚子於十

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萬  
二千五百戶也

月之後而世家稱二十二年索隱謂史記以周正十

在傳凡有宗廟先君之室  
都無曰邑

而附公羊月日於下似亦以十一月為歲首不與春

襄公廿四年孔子四歲而梁紇  
死家語云生三歲而梁紇

死欲相附會而不察朱子之意與朱子之所由誤反

諸



孔子通記以為兒嬉戲之事為孔子六歲時

正義曰俎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也

趙岐曰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

萬章下篇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移穀梁月日以就次年可謂誤中大誤丹陽洪慶善

關里譜系番陽程登庸年表辨正議論正當援據的

確程氏反覆數千言皆謂孔子生於巳酉十月二十

一日庚子無可疑者但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則其十

月建亥乃左氏公羊之十二月也往往孔子以十月

生而公羊用春秋書法書作十有二月庚辰朔彼豈

不知十一月之無庚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哉可見轉寫之訛明矣

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

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史記索隱司馬貞

曰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

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餘聚待頒

賜共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薪琴紀之薪材軍為司

旅之委積館軍旅之賓客其聚散之多如此

職吏畜許又蕃音煩息音現職見音現周禮牛人讀為楨音特

式之式二反義與秋同式反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

子所謂乘去聲田經證史也此以後多用論語證以

之孟子亦以經證史也○周禮地官司徒上牛人掌

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

以授職人而芻之注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

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為楨楨謂之杖可以繫

牛楨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適周問禮於老

子問何以問禮於老子朱子曰老子曾為柱下史故

不必盡行行之反以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

趙岐曰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

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二而見

老聃問其志夫子年三十

四問禮於老子遷是耶叔

適周時孔子年未三十

宋羅壘孔子師老聃辨云

禮記家語史記等語說

肇莊子此為莊子寓言

無疑

遷史曰老子姓李氏名耳



昭公名稠襄公子女齊歸  
在位廿五年在外七年  
遷史云季平子與郈伯  
鬪雞季氏芥雞羽郈氏  
金距季氏怒而侵郈氏  
郈氏亦怒滅孫賜因季  
氏人季氏怒囚滅氏先  
滅郈氏以難告昭公伐  
季氏三家共伐公遂奔  
景公名杵臼莊公異弟  
平義季氏魯桓公庶子  
季友後也  
桓子嬖臣仲梁懷與陽  
虎有隙虎執懷桓子怒  
虎囚桓子  
公不袒一名弗擾字子  
洩

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

為高昭子齊大夫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詔問政二事

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

之語謂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地晏

朱子曰既仕其國則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

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彊階其臣陽虎作亂專政

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

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

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朱子曰聖人欲往是當

好意思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好意思所以欲

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所以終不可去如陰

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略略開霽定公以孔

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

十年辛丑相去聲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

地鄆陽龜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許規

也下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問成

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朱子曰不久夫子亦

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通考仁

中都魯邑名  
家語四方任西方之諸侯  
司空主土之官也家語定公  
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  
物各得其野生之宜咸得發  
所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  
掌建邦之三典以佐手刑邦  
國詰四方家語為大司寇  
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三都三家之邑也費  
季孫叔孫成孟孫



山金氏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為大司寇為其議政交鄰可爾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遽為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邠叛二子自以為患故墮之易為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當時家臣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公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為則雖不墮成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強而成亦邊齊之域也孔子用於魯于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暮月而可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為授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於土地甲兵為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暮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為見行可之事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可也學者忿聖人之失

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地誅正卯墮三都為誇皆未為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 十四年

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山金氏

曰荀子云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在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朱子之言如此而於與音聞國政三此猶存誅少正卯四字益存疑耳

月魯國大治聲齊人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季桓子

受之郊又不致臠音煩祭祀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

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問設若魯亦致臠於大夫則夫子果止乎朱子



呂氏春秋顏濁鄒梁文大  
盜也學於孔子為天下名  
士

論語大全

戶部五

濁竹角反

家語云國人簡子以甲士圍  
索隱曰匡宋邑也

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故去  
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為  
相也與聞國政而已非為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孫  
既有所惑其不足與有為可知也故不容於不行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雝由適陳  
過國國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  
之語既解還衛主遠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  
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  
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  
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

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

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朱子曰夫子於公山氏之召  
却真箇要去做於佛肸之召

但謂其不能  
免我而已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遠伯玉

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扶又如陳據論語則絕糧

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

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

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

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

論語大全

五



蔡及葉

失涉反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篠

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

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

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

於楚若楚主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

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

孔子今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

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新安陳氏曰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

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

人封孔子也故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

饒氏云書社猶今人所謂書會也蓋卿大夫所當得

底地謂之采地如這箇却是君之所特與故謂之書

社地言以此養其徒也便如齊王欲又反乎衛時靈

中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相似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

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去聲與齊戰

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

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雲峰

曰讀此者要看太史公書法又要看文公刪後書法如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他國反魯及在魯



則歷歷書之。豈以在他國則歲月無所攷，故不書邪？然去魯適陳，大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大史公書曰：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晚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慨歎之意於書法可見也。然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為否。朱子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若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乃叙書見周公與我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為矣。

傳禮記有相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

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云：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宮縚、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儒、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儒、顏幸、伯虔、公孫龍、曹卹、陳亢、叔仲會、秦祖、奚箴、公祖茲、廉潔、蘧瑗、宰父黑、公西箴、穰駟、赤、冉季、石處、左郢、狄黑、商澤、任不齊、榮旂、顏噲、秦冉、秦非、漆雕從、燕級、林放、申黨、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樂欣、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容箴、顏相。又按史記家語所載間有不同。凡七十七人。愚按蘇子古史謂孔子弟子七十七人，以太史公書及諸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

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云：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宮縚、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儒、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儒、顏幸、伯虔、公孫龍、曹卹、陳亢、叔仲會、秦祖、奚箴、公祖茲、廉潔、蘧瑗、宰父黑、公西箴、穰駟、赤、冉季、石處、左郢、狄黑、商澤、任不齊、榮旂、顏噲、秦冉、秦非、漆雕從、燕級、林放、申黨、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樂欣、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容箴、顏相。又按史記家語所載間有不同。凡七十七人。愚按蘇子古史謂孔子弟子七十七人，以太史公書及諸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

論語大全



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故不錄之凡七十九人十四年庚

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

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

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三

通考吳氏程曰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按大衍曆則巳丑乃十一月杜氏謂是月無巳五蓋長曆之誤是

年孔子七十有四公穀載孔子生左氏載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

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

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音急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

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

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

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或問今之論語其解

論與朱子曰以何晏所叙篇數考之則信為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為瓜之

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

說中得之耳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為之註三論



始合為  
今定本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

子以子稱

程子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淡得聖人之

是○問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  
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  
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朱子曰  
程子之說蓋出於柳宗元其言曰諸儒皆以論語孔  
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  
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弟子之時甚遠而當  
時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  
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  
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  
云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似夫

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凡此  
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  
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攷之當時既以  
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  
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為此說此  
所以不著柳說而獨以程子為據也楊氏又謂此書  
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  
夫子尤為明驗至於閑損冉子亦或稱子則因其門  
人所記而失  
之不革也與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

了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程子曰論語之書其辭  
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



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博厚不可涯涘也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飽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蔬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已不已而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知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者讀之孰知回不惰師書紳為至誠服膺過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數哉○朱子曰學者須審實循序讀書以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覆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今學者於論語二十篇中尚不耐煩看得之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得如此

長遠工夫耶○慶源輔氏曰嗜之而飽餐充足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是以見於手舞足蹈也○雲峰胡氏曰讀論語者有此四等人初是全無知者第二是畧能知者第三是知而好之者第四是好而樂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

**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程子曰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

人讀書元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孔門弟子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樊遲問仁知直推至於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始能無疑今人多於言上認了又安能疑○問論語如何讀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慶源輔氏曰程子言雖近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



功如是則氣質變化月異而歲不同矣

程子曰：願自十七人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

但覺意味深長

和靖尹氏曰：論語之書，迺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已親炙

于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延平李氏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為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讀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為士君子也。○朱子曰：所謂深長意味也，別無說，只是涵泳，久自見得。○論語讀著越見意思無窮，今日讀得些意思，明日讀又長得意思。○朱子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仔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已下論解論語。○問

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胸中。如謝氏說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處豈可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集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其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有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某於論孟逐字秤等，不教偏些，小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讀集註只是要看無一字閑，若意裏說做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集註至于訓詁，皆仔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



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胡氏曰  
 某某也。正訓也。某某猶某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某  
 之為言某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謂  
 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  
 通也。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  
 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  
 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  
 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  
 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畧去或通  
 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集註  
 內載前輩之說於下句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  
 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  
 胡氏曰字義難明者各有訓釋一章意義可以分斷  
 者逐節詳之一章之後又合諸節而通言之欲學者  
 先明逐字文義然後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旨  
 意也。每章只發本章之旨者附註後或因發聖人言

外之意者別為一段以附其後亦  
 欲學者先明本旨而後及之也。



論語集注序說畢

論語集注大全卷之一

通考吳氏程曰論撰也次也撰次孔子及弟子語也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

朱子曰此一篇都是先說

一箇根本○胡氏曰此篇首取其切於學者記之故以為多務本之意○新安陳氏曰揭君子務本一句以為首篇之要領此說本於游氏朱子已采入賢賢易色章下於此又首標之如首章以時習為本次章以孝弟為為仁之本三章忠信為傳習之本道千乘章以五者為治國之本皆是餘可以類推  
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慶源輔氏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必有所從入德雖在我之所自得必積而後成凡此篇所論務



本之事乃道所從入之門而德所積累之基學者必先務此然後道可入而德可積矣○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

篇其餘自然易曉○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sub>不</sub>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覺軒蔡氏曰學而名篇專以學言而所謂學者果何所學耶朱子首發明學之本惟在全其本性之善而已通考程氏復心曰道者人所共由之路德者已所獨有之理如孝弟忠信是人所共由之道能孝弟忠信便是已獨有之德才知有孝弟忠信便是入道之門能孝弟又能忠信便是積德之基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統此一節若孔子時言志空之時也

學之為言效也

通考吳氏程曰為言言詞也謂孔子之詞即彼字之義也釋經之例凡曰



某其也皆正訓也有曰某者某也某猶某也皆本非正訓而借彼明此者也如政者正也而又曰政猶正也政之爲言正也其意只一般又曰人性皆善而覺古學字卽今效字學記效學同一字

**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

**其初也**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問學之爲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曰正是如此博

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勉齋黃氏曰集註言學而或問以知與能並言何也曰言人之效學於人有此二者先覺之人於天下之理該洽貫通而吾懵然未有所知也於是日聽其議論而向之未知者始有所知矣先覺之人於天下之事躬行實踐而吾悵然未有所能也於是日觀其作爲而向之未能者始能矣大抵讀書窮理要當盡聖賢之意備事物之情非吾好爲是詳複也理當然也世之學者意念

苟且思慮輕淺得其一隅便以爲足則其爲疎率也亦甚矣覺者觀於此亦足以得養心窮理之要矣曰若是則學之爲言固無所不學也今集註於此乃以爲人性皆善必學而後能明善而復其初何也曰學問之道固多端矣然其歸在於全其本性之善而已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復其初則復其本然之善也於論語之首章首舉是以爲言其提綱挈領而示人之意深矣○雲峰胡氏曰人性皆善天命之性也覺有先後氣質之性也必效先覺之所爲或以所爲爲所行殊不知汝爲周南召南集註曰爲猶學也論語曰爲之不厭孟子記夫子之言曰學不厭是以學字代爲字集註於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是以爲字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爲猶曰學先覺之所學也大學章句釋明明德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其初是包大學許多工夫說物格知至卽是明善意誠心正身修卽



是復其初○新安陳氏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學字朱子拏要指以示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所為不過知行二者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矣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知言也復其初者復全本性之善以行言也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復全本性之善而已朱子所謂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能指行而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考仁山金氏曰王文憲以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此原其所當學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指學者之方也明善復初則學之效驗第一句訓下三句此看集註凡例又曰朱子或問中論學分知能二字集註合言之覺知也為能也明善知也復初能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復其本性而已學以明善明德之事**習鳥數**音朔下同**飛也學之不已**事以善及人新民之事

**如鳥數飛也**

朱子曰說文習字從羽從白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學是未理會得時便

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問學是知習是行否曰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時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要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己○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為言效也以己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也而字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



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盡如此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聖人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如何○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胡氏曰學之不已者學與習非二事也○厚齋馮氏曰習鳥雛離巢而學飛之稱學謂學之於已習謂習其所學時時而習恐其忘也凡曰而者上下二義學一義也習一義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習字於六書屬諧聲胡形聲也○勿齋程氏曰未知未能必效諸人是之謂學已知已能必熟諸己是之謂習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朱子曰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然說喜不能自己今人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已

用功處○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其胸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學到說時程子曰習重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住不得程子曰習重平習也雙峰饒氏曰習字訓時復扶又思釋浹洽於中則說也朱子曰浹洽二字有澆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溼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溼習而熟熟而說脉絡貫通程子所謂浹洽是也○南軒張氏曰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



思釋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通考吳氏曰：重習者更互反復之意，繹抽絲也。思者如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

故說。雲峰胡氏曰：時復思繹，則習於心，將以行之，則習於身。○新安陳氏曰：上一條以知言，此一條以行言。采程子二說以見學習當兼知行言也。

謝氏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也。勿軒熊氏曰：坐如尸，立如齊，出記曲禮。如尸，註曰：視貌正。如齊，註曰：磬耳聽，謂祭祀時。○朱子曰：伊

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此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姑以坐立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

亦與時時之意異。朱子姑采以備一說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快，一節。若孔子時言弟子遠道之時也。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

而信從者，眾故可樂。朱子曰：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

說矣。然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

不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一人獨飽，而

九人不下咽，吾之所說雖深，亦曷能達於外邪？今吾

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眾則將皆有以得其心

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己之私矣。吾之

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懽欣宣暢

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此學之中



以復其初凡吾之所得而悅於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悅之則可以見夫性者萬物之一原信乎其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矣。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悅未樂。○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信從者衆足以驗已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已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從者衆則豈不可樂。○問朋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纔此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南軒張氏曰有朋自遠方來則已

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已講習相資其樂孰尚焉樂比於說為發舒也。○新安陳氏曰以善之善即上一節人性皆善及明善之善習。又曰說在心說則善方成已朋來則善方及人矣。

**樂主發散在外** 朱子曰程子非以樂為在外也以為積滿乎中而發越乎外耳悅則方得

於內而未能達於外也。○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慶源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自悅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雙峰饒氏曰說與樂皆是在中底今此樂字對上文說字而言則是主發散在外言之。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紆也此節亦孔子言遊諸國而不愠之問反洪章德昭述夫子一代之事也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 名惇字彥明河南人 **曰學在已**



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

朱子曰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慍

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則樂不已知則不慍樂慍在物不在己至公而不私也○新安陳

氏曰己誠有所學人之知不知何加損於己朱子云為學是為己當然之事譬如喫飯乃是要自家飽既

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關也尹氏解此一節正意故居先○雙峰饒氏曰朋是專主同類

人兼指眾人上而君大夫亦是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

乃所謂君子

朱子曰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慍○雙峰饒氏曰說之淡然後能樂樂之淡然後能不慍○雲峰胡氏曰說是喜

意慍是含怒意喜怒樂三者皆情也皆性之發也能復其性之善而情無不善學習之功人矣○新安陳

氏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

悶於心引此語解不知不慍甚切此條聯樂與不慍言故居尹說之後通考仁山金氏曰有自得之說則

有及人之樂有及人之樂則有君子之成德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云

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

問稍知為已則人知

不知自不相干何以言逆而難朱子曰人待己平平亦不覺但被人做全不足比數看待心便不甘便是

慍慍不是大故忿怒只心有些不平便是慍便是裏面動了○人不見知處之泰然略無纖芥不平之意

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此學之終也○今人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見人

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己事而亦為不平况其不知已乎此不知不慍所以難也○問不慍之說孰

為得曰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為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



外矣。○覺軒蔡氏曰：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如程子之說。朱子非正解本句特統而論之耳。所以繼於尹氏。程子之後。○慶源輔氏曰：順謂理之順，逆謂理之逆。曰順曰逆皆理也。但處其順者易，故及人而樂者，猶可及。處其逆者難，故不見是而無悶。然德之所以成，非成德之士安土樂天者不能及也。

**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問集註言君子而復

歸於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何也。勉齋黃氏曰：學而至於成德，又豈有他道哉。其所自來者，亦不過是而已。非體之之實孰能知之哉。○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始學始終三者之序，有淺深而無二道也。又慮夫敏者躡等而進，怠者半途而止，昧者又或離析以求之，或失其正而陷於異端，故復發此義而使之正其

始之所學，然後時習以熟之，則夫說之與樂可以馴致。初不待外求而得也。又曰：不極其至，則無以成其德。故又以此說終之。○雙峰饒氏曰：集註謂德之所以成，亦在乎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此言極有意味。○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皆是效驗。○雲峰胡氏曰：此章重在第一節而第一句時習二字最重。故上文釋習字曰：學之不已。此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又曰不已焉。於此見朱子喫緊教人處。○新安陳氏曰：此推本所以為成德之由，不過自學習說中來。然學必貴乎正習，必貴乎熟說，必貴乎深，而又加以不已焉。學之時習而說乃後二節之本，亦務本之意。○通考：仁山金氏曰：逆而難進步，言學之正推本言。○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新安陳氏曰：惟樂後方能進步，不樂則何足以為君子。○新安陳氏



曰集註凡推說本章正意外之餘意必加一圈以聞  
隔之此又以三節下三句發明餘意也必由成己之  
說方可進於及人之樂然非造於樂之地步又不足  
以言成德君子也夫學者所以學為君子學由說以  
進於樂而至於能為君子學之能事畢矣朱子云論  
語首曰學而時習之至不亦君子乎終曰不知命無  
以為君子此深有意蓋首篇首章末篇末章皆拳拳  
以君子望學者宜乎朱子以為深有意焉通考朱氏  
公遷曰此章言為學之道學兼知行言首言學欲熟  
之於己中言學欲推之於人終言學者畢竟所以為  
己又曰四書所言君子甚多其等第不一今略取其  
的然有所指者以為發例此章不知不愠與不器之  
於天下也病無能疾沒世而民不稱矜而不爭貞而  
不諒之君子以德言為成德之稱正言之也不重則  
不威食無求飽博學於文有九思尊德性而道問學  
之君子以德言為學者之稱亦曰以學言也君子修

己以敬先行其言不憂不懼之君子以德言徹上徹  
下之道因其人而言之也所過者化有三樂而王天  
下不與廣土眾民君子欲之依乎中庸篤恭而天下  
平之君子以德言為聖人之稱也君子篤於親正其  
衣冠君子有大道之君子以位言凡以位言者必有  
其德而後稱其位故聖賢比以君子為為人上者之  
稱必言所以為人上者之道微意可見也待於君子  
有三愆之君子兼德位言之也餘不能悉舉者可以  
推類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此節是天地自然之理也夫孝弟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人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上聲



為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犯上謂干犯

在上之人朱子曰只少有拂戾便是犯上不必至凌

犯乃為犯如疾行先長亦是犯上○干犯

是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問人子

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為干犯否曰此是孝

裏面事安得為犯然諫時又自下鮮少也作亂則為

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

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

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平聲

務專力也慶源輔氏曰專用其力而為之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

也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

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為

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

敬辭讓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理

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

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

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之理自仁出也然亦不

可離了愛去說仁昌黎博愛之謂仁是指情為性了

周子說德愛曰仁猶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

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



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  
 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也問為仁只是推行仁愛  
 以及物否曰只是推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  
 ○勉齋黃氏曰人之中心虛靈洞徹所具之理乃所  
 謂德也於虛靈洞徹之中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  
 所謂仁也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  
 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能包四者故  
 心德之名獨仁足以當之也故仁之為德偏言之則  
 與義禮智相對而所主惟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  
 智而四者無不包也○諸葛氏泰曰泥愛字則不知  
 仁之體捨愛字則不知仁之用故即理以明體於以  
 見理具於愛之所未發即愛以明用於以見愛本於  
 仁之所發見無體何以有用無仁何以能愛因愛心  
 之形而指其在中之理故曰愛之理集註於孟子首  
 章又倒置其語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何也論語言  
 為仁是以偏言者言之故以愛之理在先孟子兼言

仁義則以專言者言之故以心之德在先然亦互相  
 發明而非有二也通考吳氏程曰愛之理是偏言之  
 仁不涉義禮智信而義者宜之理之屬各自見之心  
 之德是專言之仁包義禮智信皆在其中二句小大  
 不同各合體用蓋心該眾理言雖心  
 體理用然謂體全而用偏則不可  
 言君子凡事專

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朱子曰務本道

下句之實所以集註下一凡字○本立則道隨事而  
 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

自此而生也朱子曰其為人孝弟此說資質好底

此生○雲峰胡氏曰上文是泛言為仁此節則專言  
 君子本立而道生又是汎言君子之於凡事皆用力



於根本孝弟為為仁之本又言君子之行仁孝弟為之本 ○程子曰孝弟順德也

故不好犯上豈復扶又有逆理亂常之事雙峰饒氏曰孝弟順

德也犯上是小不順底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

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

為仁以孝弟為本新安陳氏曰以上解此章正意下句別是一意又推本言之論

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

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朱子曰仁不可言至仁是義理不是地位地位可言

至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

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

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

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

之本與程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即

恕之為道也朱子曰為仁以孝弟為本本當以孝弟猶忠

之本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天下之大

物者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仁字是指其本體發用

處言之二程子釋經非諸儒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

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

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叔子曰

孝弟順德也順德二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



上作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讀者不可以不深思也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  
 體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  
 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  
 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隱皆在所包故不止孝弟  
 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  
 江淮河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楸棘非有彼而無此也  
 ○問孝弟是為仁之本義理智之本如何曰義禮智  
 之本皆在此使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  
 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所以然者  
 智之本也○孝弟固具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  
 本○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  
 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  
 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  
 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  
 是行仁之事非是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

則義為羞惡之本禮為恭敬之本智為是非之本自  
 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是一箇性性只有  
 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目有許多般樣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孝弟本出於仁論為仁之  
 工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切緊處當務此以立本而  
 仁道生也○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  
 從孝弟做去或問如草木之有根方始枝葉繁茂曰  
 固是但有根本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  
 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問為仁以孝弟為本即所謂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  
 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為仁以孝弟為本曰是道理  
 都自仁裏發出首先是發出為愛愛莫切於愛親其  
 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他皆從這  
 裏出如水相似愛是箇源頭漸漸流出○仁是性發  
 出來是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



是這箇仁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箇物事○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問子於有子孝弟之章既以仁為愛之理矣於巧言令色鮮矣仁之章又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仁之緒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問既曰本猶根也然則孝弟為仁之本仁為孝弟之本同乎否乎慶源輔氏曰本之為根則同而其所以為根則異行仁以孝弟為根以其施於外者言也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根以其發於內者言也行仁不以孝弟為根則其施無序而無以極夫仁民愛物之效論性而不以仁為孝弟之根則其發無所而無以充乎孝親弟

長之實○或問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晦翁謂鮮是少若說鮮大則未以為絕無孝弟之人猶有犯上之意邪潛室陳氏曰孝弟之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等麓暴氣象縱是有之終是罕見到得麓惡大過可保其決無言孝弟之人占得好處多不好處少○雲峰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為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新安陳氏曰言仁為論語一書之大綱領南軒張子嘗類聚論語中言仁處為一編名曰洙泗言仁錄此其首章云通考仁山金氏曰有子此章分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為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又曰為仁為字重讀朱子恐人不曉為仁是行仁之義而倒看性情



體用故圈外收程子辨論說過詳有子言仁之事集  
 註言仁之性仁字訓詰發例於此○朱氏公遷曰仁  
 以德行言自推行仁道而言則孝弟皆是愛親故為  
 為仁之本自良心之發見而言則仁主乎愛義主乎  
 敬故為仁義之實况有子止言仁仁足以兼乎義也  
 吾友汪國用曰有子言務本是用功即孟子智禮之  
 實也其言本立是成功即孟子樂之實也但孟子專  
 主事親從兄而言有子則言孝弟可以推之於仁民  
 愛物其意  
 有不同耳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

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仁字以心之德言乃專言之仁也

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

也

朱子曰巧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凡辭色間務為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只爭一箇為己為人

若動容貌王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己害人然後為不仁也○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又曰小人評以為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



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問修省言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僞所以增也發源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飾人脅肩諂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為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也曰有所為之說甚善

仁則知仁矣

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朱子曰夫子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

者也程子思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之中求少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語其所以為之者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引二者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如此欲學者知仁之急而識其所以當務與其所可戒也○勉齋黃氏曰苟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雲峰胡氏曰上章好犯上

作亂是剛惡此是柔惡聖賢深惡焉○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為多○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為仁然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皆非仁本註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圈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傳不習字坎已師ヨリ傳ハル事ヲ此ニ去聲傳平聲傳字之下而之字古ル可也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

南武城人通考朱子曰論語除曾姓外皆作在

登反○仁山金氏曰曾子名參所金反字子輿本史記弟子傳然孟子又字子輿蓋軻車軻也若曾子而字子輿則參乃服參之參七南反○吳氏程曰所金反一音七南反字子輿蓋取參乘之義立則參前音所金反往往音雖二而義則一○朱子曰三省謂即宮省之省從少從日蓋宮庭之門規察出入不令泛入故謂之省所耿友借作省察之省悉井反又云三字平去二聲雖有自然使然之分然自然者不可去聲而使然者亦可平聲故三仕三已與三黜無以異而三仕已無音三省三嗅與三思三復皆使然而集註於心嗅皆闕凡蓋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新安陳伯子云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大學章句已采之集註乃采程叔子之說勿齋程氏謂叔子之言

為切○朱子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說○盡已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表裏之謂也○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無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有於已為忠見於物為信○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脩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實在內告子義外便錯了○陳氏曰從內面發出無一毫不盡是忠發出外者皆以實是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問曾子三省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有在所省乎朱子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



到處其他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朱子曰：曾子三

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

後方始去改省了却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

○新安陳氏曰：易蹇卦大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

反身修德。程傳曰：君子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

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慊於心，則加勉。集註二

句之所本，蓋在此。有則改之，易知也；無則加勉，非淺

知。曾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已。則

三失將又生矣。豈日省勉，勉不已之誠心乎？無則加

勉四字可補本。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

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

朱子曰：則欺於人言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師。○三

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

此三者而已。○為人謀時，須竭盡自己之心，這箇便

是忠。問如此，則忠是箇待人底道理。且如自家事

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為人謀一件事，須盡自

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已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為

他謀，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只

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

熱。○為人謀而不忠，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

汎說人自為謀，必盡其心，到得為他人謀，便不子細

致悞他事，便是不忠。若為人謀事，一似為己為盡心

○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事接物之時，若未為人謀

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

舜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

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



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及乎誠則凡所作為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

必求諸身

朱子曰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爾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

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新安陳氏曰如子夏傳田子方其流

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

新安陳氏曰如子夏傳田子方其流

為莊周之類

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

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

去聲

不盡傳於世

也其幸存而未泯

彌盡反盡也

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廣平

游氏曰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愆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問曾子三省之事何故只就接物上做工夫南軒張氏曰若是他人合省之事更多在曾子自省察則只有此三者當省也不足下為已篤實工夫不能如此○雲峰胡氏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晚加三省之功愈可至此至誠不已之學蓋其所省者無非難已及人因人反已之學即其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為一唯在三省後非矣○新安陳氏曰吾道一貫章及孟子時雨化之章朱子訓釋非不明白謂曾子於聖人泛應曲當處已隨事



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肯即應之速而無疑孟子謂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其一即有如時雨化之如農人種植之功其力已盡惟待時雨之至即淳然奮發而收成朱子以孔子之於顏曾當之參二章以觀三省章此正是隨察力行處其悟一貫之旨而一唯正是人力已盡而時雨化之時如何反以悟一貫為早年事加三省為晚年事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竝去聲

道治也或問道之為治何也朱子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為政之心言也獨為不言治曰治者政教

法令之為治之事也夫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

車千乘者也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百家出車

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百家所能給也○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通考吳氏程曰千乘八百家出一乘則千乘為八十萬戶矣自古軍無實稱故雖魯衛陳蔡皆號千乘之國○東陽許氏曰三代之禮不能詳攷所以集註只混說諸侯之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槩言之若馬氏謂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為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為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為五萬三千三百二十三井有奇比上數為少包氏以九千家賦一乘其賦為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雖曰有方然山林川澤都邑



塗巷必三分去一然後為田之數如馬氏謂方三百  
十六里者言亦未備也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為  
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  
七十七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二百  
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 **敬者主一無適**

**之謂**朱子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  
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

之身是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  
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

主一亦該動靜此章 **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

**也**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  
適之謂朱子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

敢慢乃是主一無適○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  
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為政

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為主○問敬以事言而信  
則無不盡也曰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  
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 **時謂農**  
類也○胡氏曰發於已敬則施於民者信矣

**隙**乞逆 **之時言治國之要在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朱子曰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  
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下相關方可  
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  
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勉齋黃氏曰敬事  
而信敬與信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  
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  
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其  
故曰務本○慶源輔氏曰左傳農隙杜氏註謂各隨  
時事之間是也○前四章是為 **程子曰此言至淺**  
學之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



新安陳氏曰謂平實而非甚高難行者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

平聲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

其極堯舜之治去聲亦不過此新安陳氏曰近足治諸侯之國極可致堯舜之

治言近而指遠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楊氏

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延平人程門高弟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

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

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象傳文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

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

力本者不獲自盡新安陳氏曰力本謂農事雖有愛人之心而人

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

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新安陳氏曰所存謂為政者之心未及為政之條目

如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乃為政之條目也楊氏此說本於伊川伊川曰敬事以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

不及禮樂刑政胡氏胡氏名寅字明仲號致堂建安人曰凡此數者又皆以

敬為主朱子曰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能

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愚

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脩己以敬是最緊要處謂五者反覆芳服反亦作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問反復相因朱子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能敬信方能節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使民時是下因乎上然有敬於己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信於人而自奢侈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儉嗇而不能愛人者故節用了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使民時使不以時却是徒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看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覆推之方見曲折○潛室陳氏曰晦菴說五者反覆相因如何是反覆相因處蓋從敬事而信起說作下去是如此而後能如此如人能敬則做事專一自能信既能信則必欲所行孚於民自然能節用既能節用自然不傷財而至於愛人既能愛人自然能使民以時這是如此而後能如此是自上而下相因如此如自下面說作上來則是如此而又不可不如此如以敬去做事便不敢苟簡胡亂去做須要十分好方止既得好便不至於苟

簡變更這便是能信然做此一事時久或昏或為權勢所移或為利害所動前日出令既如此今日又變了如彼這便不是信便有妨於敬所以著別下工夫於信去補這敬然只知信或出一攻堅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更不可移易此固是好然而自家奢侈之心或有時而生不能節用要如此廣用則是所令又反其所好却有害於信故又須著去節用方得然只恁底節用不知有箇中底道理則或至於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心下已有所吝嗇則凡民有饑荒不能去發倉振廩恤貧濟乏至於築城鑿池思患預防不可已底事亦吝嗇了不捐財以為之是知節用而不知所以愛人則節用又成落空了此節用所以不可不愛人然既愛民又須使民以時如春來當耕夏來當耘秋來當歛便當隨時使去做至冬來閒隙之時方用他得不然則所謂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此自下相因而上



如此通考仁山金氏曰五者反復相因此補胡氏之意論有本則一節自生一節是下因乎上論全備則一步須進一步是上因乎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去聲下德行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朱子曰謹信言

行相顧之謂通考朱氏公遷曰信以學言此與有諸己之謂信相對但此以用功言信之見於言者以實之謂也彼以成功言信之存於中者無自欺之謂也汎廣也衆謂衆人問汎愛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

愛爾曰他下而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如群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朱子曰汎不自占便宜之類皆是也親近也仁謂仁者曰汎

愛而不說親仁又流於兼愛矣○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人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朱子曰只是行

此數事外有餘剩工夫便可將此工夫去學文非謂行到從容地位而後可學文也○程子曰

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

去聲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

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洪氏名與祖字慶善丹陽人曰未有



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

已

朱子曰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得文濟甚事此言雖近真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

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又曰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問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切為緩哉曰書固不可以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必言行有餘力而後學耶○南軒引氏曰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已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為本以其餘力學

文也若先以學文為心則非篤實為已者矣文謂文藝之事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推言為弟為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為聖為賢蓋不外是也此數言先之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為本推而達之也○雙峰饒氏曰尹氏以文對德行有本末先後之分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朱子以學文為致知與力行為對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理發明文字甚重三者互相發明蓋但知文之為輕而不知其為重則將有廢學之弊故不得不交致抑揚之意○趙氏曰德固不可一日而不脩學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也○雲峰胡氏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畢然後學文也若必欲盡行此六事行之不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又按熊氏謂此章是小學自格物致知入故先文而後行文子以四教是大學自格物致知入故先文而後行



蓋以弟子二字專為小學之事然則十五入大學者  
 獨非為人弟為人子者乎大抵聖人教人力行必以  
 學文為先故為弟子之職者力有餘則便當以學文  
 為重集註力行而不學文以下正自該子以四教章  
 之意在其中○新安倪氏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  
 輕言則行為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  
 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為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  
 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參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  
 進可見矣通考朱氏公遷曰言小之學此章知行  
 兼備而行為重也大抵大人之學先乎理小子之學  
 先乎事此其次第  
 所以有不同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

衛人

賢人之賢而易其好

去聲

下色之心好善有誠也

問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集註何故取范氏好色之說

朱子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有偽為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范說為長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

身也

朱子曰不有其身是不為己之私計也

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

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

雙峰饒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尊賢取友雖

均屬朋友之倫而賢賢為重集註以四者言之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此意○新安陳氏曰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



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

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

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

已學也

朱子曰人固有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者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

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吾必以為已學也○南軒張氏曰雖使未學所行固學者之事也○游氏

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程門高第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

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

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新安

陳氏曰可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也

故學而一篇大抵皆

在於務本吳氏

名棫字才老建安人

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

詞氣之間抑揚大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

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朱子曰子夏此言被他說殺了與子路何

必讀書之說同其流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正有道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

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

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耳○問夫子

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

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



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若此也○胡氏曰以未學為生質之美者人固有得氣質之清粹而所為與理暗合然質之美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也然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傳習則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

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問既曰君子何故有

不重不威朱子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慶源輔氏曰人

不重厚則見於外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

去聲為善則難故學

者必以是為主焉

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必

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以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為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朱子曰忠為實心信為實事○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心乎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或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脩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



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交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朴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為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

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

復有物乎問伊川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朱子曰以人言之則為忠

信不以仁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西山

真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但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也○新安陳氏曰不誠無物不者人不之也人不誠實則無此事物集註所謂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即不誠無物之意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

損問必擇勝已者為友則勝已者必以我為不如已而不吾友矣朱子曰但不可求不如己者及其來

也又焉得而却之我求勝已者為友不如己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朋友纔不如己



便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無友不如已者與勝已者處也○人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已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已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者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上故

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

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廣平游氏曰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為善可

勝計哉○朱子曰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難過了日子○雲峰胡氏曰此過也而集註以為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理為惡自治不勇則過可反而為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為惡○程子曰君子自修

之道當如是也新安陳氏曰提首句君子字總說全章四節游氏曰君子

之道以威重為質慶源輔氏曰威由重生先言威便文耳而學以成之

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

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音洛告以善道

故以過勿憚改終焉龜山楊氏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



威矣不重則易為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已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為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已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已者也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勸而善也過憚改亦不足以成德矣○勉齋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慶源輔氏曰苟未至於聖人孰能無過倘或畏難而苟安則過益以大志益以惰不惟勝已之友將舍我而去而忠信之德亦無以自進矣故以過勿憚改終焉要之自始學至於成德唯改過為最急○新安陳氏曰君子之為學當以重厚為質尤當以忠信為主而輔之以勝已之友終之以改過之勇焉四者之中主忠信為尤重能主忠信則念念事事無非誠實必能實於重厚威嚴以堅其學實於取友改過以進其學矣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去聲下同忽也

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

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

厚也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

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



其所為齊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朱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已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為不為化民而為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蘇說曰忽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眾而俗薄矣○雲峰胡氏曰古註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喪罕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者爾豈有增益之哉○東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歿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歿者如不欲生霜露既

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為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音岡陳人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

子或曰亢子貢弟子通考吳氏程曰亢一問子貢一問伯魚無請問夫子之事家語

雖收在弟子中而史記却無故兩其說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



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厚也

西山真氏曰和兼厚字方盡溫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

慘暴也厚不刻薄也

良易

去聲下同

直也

朱子曰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易平易坦易直如曰直

無險詖子諒慈良也

恭莊敬也

西山真氏曰莊主容敬主心中發外故曰恭也

儉節

制也

朱子曰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西山真氏曰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

裁讓謙遜也

西山真氏曰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歸人

五者夫子之

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

新安陳氏曰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固不止此此乃盛德

之光輝發見於接人之際者○林氏少穎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

濟哲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儉讓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也

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

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

必求之而後得也

朱子曰子貢謂夫子之求之此承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

明夫子未嘗求如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

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

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

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

新安陳氏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出

孟子謂聖人身所經歷處則人皆化心所存主處皆神妙無不通也德言盛禮言恭出易繫辭不願乎其



外出中庸○朱子曰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  
 底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看此五字是如何氣  
 象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來問底  
 意今人却無非是求學者且去理會不求底道理方  
 好通考新安吳氏程曰過謂身所經歷化謂人無不  
 從存謂心所存主神謂意無不達所謂立之斯立道  
 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也德盛禮恭則禮之  
 所以恭者又未嘗無其本也觀其言則引而不發其  
 意則有所不足於子貢之云者其旨深矣○仁山金  
 氏曰此章緣子禽求之之間甚低故且就其接人處  
 言之而及其求字之意而其言遂欠內一層故集註  
 曰盛德曰過化存神曰德盛皆補其內而本註亦字  
 及謝氏三亦字蓋但指其外也○東陽許氏曰過化  
 存神正是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未易窺測  
 而獨說子貢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遣者  
 淺不願乎外却是關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圈內本註

皆是依經文說無一字閒慢無來歷讀者須于細把  
 注字一一體貼經文看不要作剩字放過此是讀朱

子書○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

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

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

使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朱子曰此子貢舉夫

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雲峰胡  
 氏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氣象也  
 子貢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  
 不猛而不見所謂威皆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不過  
 以其得聞國政姑以其光輝接物者言爾必如子貢  
 異時綏來動和等語乃足以見夫子過化存神之妙



焉按饒氏謂此即聖人中和氣象又謂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說三亦字皆微寓抑揚之意夫苟是中和氣象則謝不當下亦字以謝氏為微寓抑揚之意則其不足以盡中和之氣象明矣饒氏前後二說自相反不可不辨也通考按周敬王四十四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張敬夫名栻號南軒廣漢人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

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

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

不能用耳慶源輔氏曰好德之心固有而易發私欲之害蔽深而難除此所以夫子至是邦必

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新安陳氏曰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

之志者行之未形者行者志之已形者也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去聲雖善亦不得為孝矣慶源輔氏

曰就事而言雖是就心而言則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

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



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

改而可以未改者耳雲峰胡氏曰不忍改以心言所當改以事言可未改以時言

延平李氏曰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朱子曰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父在時子非無行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而其所主在行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之事雖在所當改但遽改之則有必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覺若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

預言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存得不忍之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為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此章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纔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若父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矣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問志者志趣其心



之所趣者是也行者行實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不得專於行事而其志之趣向可知故觀其志父沒則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實暴白故觀其行然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母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為可以得行已志而遽改以從已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為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為於是可以行已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已意者則遂遽改以從已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况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

意耳曰此說得之○或問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南軒張氏曰若悖理亂常之事孝子其敢須臾以寧不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乎曰父之道則固非悖理亂常之事也○西山真氏曰為人子者當隨所遇而裁之自人君而言則武繼文志則終身無改宣承厲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三年之間惟盡哀慕之誠姑泯改為之迹不亦善乎○東陽許氏曰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一節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朱子曰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

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天下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勉齋黃氏曰如天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為飾此是文如冠如婚此是人事若冠禮裏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儀謂容儀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準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胡氏曰天理其體故先節而後文人事其用

故先儀而後則通考吳氏程曰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上言經禮下言曲禮節文謂品節文章 **和者**

從七容反 **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

**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新安陳氏曰因

用而過其體惟體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以從容不迫為貴從容不迫蓋從自然中來 **先王之**

**道此其所以為美**新安陳氏曰此字貼 **而小事大事**

**無不由之也**朱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

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纔出勉強便是和○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敬而和著意做不得纔著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



須是真箇識得理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禮如此之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是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和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看○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是嚴敬中順禮而安泰者也○覺軒蔡氏曰有子專以禮之用言朱子兼以禮之體言禮之用固貴於和論禮之體則禮中本有自然之和非禮之外又加從容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

扶又反下同

有所不行者以其徒

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

之本然矣

新安陳氏曰節即天理節文中本然之節

所以流蕩忘反而亦

不可行也

朱子曰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

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

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

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新安陳氏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記此章

本即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字耳○朱子曰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便是禮樂之正○和固不可便指為樂是禮中之樂如



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有節處又是樂中之禮也便見禮樂不相離○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又曰如人入神廟自然敬肅不是強為之禮之用自然有和意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又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纔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纔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問禮之體雖截然而嚴然自然有箇搏節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為貴苟徒知和而專一用和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今人行事莫是用先全禮之體而後雍容和緩以行之否曰是○知和而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

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問伊川曰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如何曰禮主敬則和這便是他同體處又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和是碎底敬是合聚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和纔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自有箇氤氳磅礴氣象凡恰好處皆是和○問禮樂之用相反成曰且如而今對面端嚴而坐這便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



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心為之皆合於理而  
 自和矣○西山真氏曰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  
 難合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反所以有禮須用  
 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是就情性上說○雙峰  
 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  
 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為發明之  
 淳夫成都人  
 程門高第  
 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

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

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朱子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

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推將去○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樂之所由生和有樂底意思

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

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新安

陳氏曰嚴謂禮之體嚴泰謂自然之理及從容不迫  
 此指上一節和謂知和之和節謂以禮節之之節此  
 指下一節程范借樂字以形容和字朱子要歸之論  
 只言禮而不及樂的矣嚴而泰和而節六字斷盡一  
 章大意○雲峰胡氏曰集註前一節分體用後一節  
 獨說全體何也前章是因有子言用而推原其體後  
 總說禮之全體則包前所謂體用者在其中矣如天  
 高地下合同而化便是嚴而泰如四時陰陽冲和有  
 節氣有中氣此便是和而節此固自然之理而禮之  
 全體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者未嘗不泰人則有嚴  
 而失其中者矣未嘗不倚於嚴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  
 全體和者未嘗不節人則有和而失其正者矣未嘗  
 倚於和之一偏亦不可行矣一偏字與全體字相反  
 夫其體之全也本如此而人之偏也乃如此人之於



理有毫釐之差則失之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蔽程子借樂記二語提掇說起此章全體范氏因程子之言而言就禮中自有樂然敬是禮之本體朱子又進一步說禮之全體中自有敬與和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

慶源輔氏曰此信字本是約信若只是誠信之信則信是實理豈有不近義者哉○勉齋黃氏曰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其實者也約信與人期約而求其實者也○汪氏炎祖曰曲禮云約信曰誓約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信二字本此

禮節文也

胡氏曰信為約信恭為致敬皆指人之行此而言非信恭之本體也○雲峰胡氏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未嘗輕下一字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

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

朱子曰此言謹始之意始初與人約便須思量他日行得方可諾之若不度於義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鵠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朱子曰



低頭唱喏時便看近禮不近禮○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要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者在我矣○近猶合也古人下字寬亦大綱說雖未盡合禮義亦已近禮義了○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過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必取辱矣○雙峰饒氏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於禮義皆以近言集註恐其寬緩故直以所依者不失合義中節言之不用其辭而用其意也

**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朱子曰因之為依勢敵而交淺

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為主被尊我賤而依之為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邊伯玉顏雝由是也依失其親若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時而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也必

求不失其親焉則異日亦可宗主之矣○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 **此言人之言行**去聲

**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說上三句 **而慮其所終**說下三句 **不然則**

**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平聲 **其自失之悔者矣**問恐言是

約信行是致恭交際是依人朱子曰大綱如此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此章須用兩截看上一截言近義恭近禮因不失親是交際之初合下便思慮到底下一截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久後無弊之效當初便當思量到無弊處○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且恁地做一般

○雲峰胡氏曰此章皆謹始之意與其悔於終孰若謹之於始○東陽許氏曰約言必合於事之宜防其



過也致恭必中於禮之節無過不及也。因不失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理下一節要知人則皆無失。上兩節言行是修己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三者皆明理者能之。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辭。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聲 好去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朱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

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新安陳氏曰志在學自不暇及於求安飽敏

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

朱子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雙峰饒氏曰

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新安陳氏曰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

勉有餘不敢盡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集註取以訓此

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朱子曰不求安飽是其存心處敏事謹言是其用工

處須就正方得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無許多工夫雖然就正有道亦徒然○此

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

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 凡言道者

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朱子曰道即理也以人所

共由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雲峰胡氏曰學而篇言道者三前兩道字泛此一道字



切父之道是父之所由先王之道是先王之所由故集註獨於此釋之曰人之所共由道猶路然人所由者謂之非路不可不若人之所共由者則大路也○新安陳氏曰此有道字指有道之人此人之身與道為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

篤志

不求安飽

力行

敏事慎言

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

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

之好學可乎

朱子曰楊氏以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名以自高然

不知義者制事之宜處人倫事物各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己而已使人皆如此潔身自為則天下事敏誰理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世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而盡愛之然不知仁者心無不

溥遍而施則有差等心皆溥遍者仁也其理一施有差等者仁中之義也其分殊今親親與仁民同是待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學者所以必求正於有道也○勉齋黃氏曰尹氏所謂篤志為不求安飽而言也所謂力行為敏事慎言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繼之以集註不敢自是之言然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力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為好也○雲峰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學以行言亦曰以行言而知在其中前章言進德之事此章言篤志力行之事是皆主於行而言但致知力行皆為學而學問思辨亦為事故學則不固是統言之敏於事亦是兼言之其所包者亦廣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 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

慶源輔氏曰為貧所困則氣隨以歉而為卑屈故多求而諂為

富所張則氣隨以盈而為矜肆故有悖而驕

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

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

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

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

上聲

善樂

亦音洛

循禮而亦不自知其富矣

漢董仲舒策孔子云天地之性

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君子○慶源輔氏曰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之實○新安陳氏曰忘其貧不自知其富則超乎貧富之外矣○東陽許氏曰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既安舒烏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烏得有矜肆却暗關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

殖

音寔

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

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

販與時轉貨注云賤賣貴以殖以貨

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



蓋許其所已能

新安陳氏曰可也是許其已能自守而無諂無驕

而勉其所

未至也

新安陳氏曰勉其更進於樂與好禮也龜山楊氏曰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

則富不至於溢與夫貧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朱子曰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又曰今

人未能無諂無驕却便要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子貢却盡得無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問子貢問貧無諂富無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註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生產作業矣曰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亦是把貧富煞當事了○厚齋馮氏曰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然猶有所用力焉力少不逮則諂驕復形樂且好禮則貧富兩忘矣蓋知樂天循理而無復事於人事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聲 磋七多反與平

詩衛風淇澳

於六反

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

又扶



同 反下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

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

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

引是詩以明之

朱子曰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好禮自是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

○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為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淺深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無諂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守也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皆先略而後詳先精而後精之意○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

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或問大學傳引此詩以道

學自脩釋之與此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己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齊也○

勉齋黃氏曰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好禮為如磋如磨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子貢言無諂

驕夫子言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

磋琢磨治之已精而益致其精者其此之謂與○西

山真氏曰凡製物為器須切琢成形質了方可磋磨既切琢了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

子曰賤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朱子曰所已言謂處貧富之道



所未言謂學問之功。勉齋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誚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通考東陽許氏曰：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能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義是一事圈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

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七到道之極致亦不

可驚音務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雲峰胡氏曰：常人二者之

病與學者切己之實病常看兩病字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誚富者病驕必除誚驕之病然後可到樂

與好禮地步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多必先除切己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切必貴磋琢必貴磨此正意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琢方可加磨此餘意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

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朱子曰：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

捨之際不能進賢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不能辨益友損友。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己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自為昭灼之行以



蘄人之必知○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  
 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問知人是隆師親友  
 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慶  
 源輔氏曰人不知己其病在人己不知人其病在己  
 君子之學為己不暇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也○蔡  
 氏曰學而未章與首章人不知而不愠意實相關里  
 仁憲問衛靈篇又三致意焉學必專求在己庶無所  
 慕於外也○雲峰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愠終以此章  
 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以無以為君  
 子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  
 人論語一書終始也門人紀次豈無意歟○東陽許  
 氏曰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却要知人  
 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  
 之善惡專就學者言則上句不患人不知却欲自可  
 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當明理脩身自加  
 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

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  
 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  
 未嘗指定也若推而言之則上下皆可通上句論其  
 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已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  
 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  
 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  
 之人有位而舉賢材為用為宰輔而進退百官非知  
 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混淆分朋傾軋而亂亡至  
 矣通考宋氏公遷曰此皆自學者立心處言之或堅  
 其心而使之不近名或定其心而使之不近利此其  
 所以不同者中庸末章所引尚綱之  
 詩亦宜與不患不知之類相解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五章言政皆以  
德為本曰孝友曰孝慈自一身一  
家而推之言孝四章行之於家者也言行二章  
行之於身者也餘多言學凡讀書觀人之法君  
子小人吾道異端之辨亦具焉  
末後二章言禮樂為後篇起頭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新安陳氏曰首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實事言  
若第三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



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新安倪氏曰

如此他本作得於心而不失也○胡氏通必主得於心而不失之說膠於胡泳伯量所記謂先生因執扇謂曰德字須用不失訓如得此物可謂得矣纔失之則非得也此句舍兩意一謂得於有生之初者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一謂得於昨日者不可失之於今日先師謂此說縱使有之亦必非末後定本深思細玩終不如行道而有得於心之精當不可易也朱子訓德字蓋做禮記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而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也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為一斯可謂之德有次第有歸宿精矣今日得於心而不失則得於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不必遽云不失不比據於德註云據者執守之意得之於

心而守之不失又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此兩不失字乃自據字上說來况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其證尤明白若遽云不失則似失之急又近於贅大學序所謂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於心也以前後參觀之而祝氏定本為尤信通考仁山金氏曰德字訓誥發例於此集註初本因第七篇志道章解德字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其後改從此蓋道固人心所同有而人鮮可謂之有德者或暫悟而不能存之於心或徒知而不能體之於身是又皆失之所以不足謂之德也○勿軒熊氏曰德者得之於心行之於身心正即身正身正則家正而天下莫不一於正與徒法而為政者不侔矣○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於心如為孝是心中得此孝為仁是心中得此仁若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不得凡六經中德字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史伯璿曰二說當以定本為是

北辰北



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

繞而歸向之也

邵子曰地無石之處皆土也天無星之處皆辰也○朱子曰北辰是天之

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  
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似  
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都不動問極星動不動曰也  
動只他近那辰雖動不覺如射糖盤子北辰便是中  
央樁子極星便是近樁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樁子  
便轉得不覺沈存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  
見極星在管弦上轉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乙常居  
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  
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又曰天圓而動包乎  
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  
下左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如  
屋脊謂之屋注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

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

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

緯右轉更迭隱見有似於環繞而歸向之也通考朱

子曰以其居不動眾星環向為天樞軸天形如雞子

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在中兩頭秤定一頭在北上是

為北極一頭在南下是為南極又曰帝座即北極也

以星辰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

北極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又曰星光亦受於日

但其體微耳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

名可辨眾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眾星亦皆左

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星星之旁一小星是也蓋此

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為天之樞

紐是也又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

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

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



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  
 其南距赤道近其北距天極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  
 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  
 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一刻之或停也○程  
 氏復心曰樞門箕也天常轉動北辰却是天之北極  
 中間不動處如門箕相似故為天之樞也仍不是不  
 動只動時還在元處二十八宿  
 為經星金木水火土為緯星

**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

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眾星共北辰北  
 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  
 不動者正樞星位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  
 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  
 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眾星於  
 其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德與攻非

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為政以德非是  
 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新安陳氏曰為政  
 以德本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為而天下歸之  
 本文未嘗明言此意只是取象於北辰其中舍此意  
 北辰為天之極譬為政以德之君為天下之樞居  
 其所譬人君之無為眾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

**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朱子曰不是塊然全無作為只是不生事擾民

德脩於已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為而天下自歸之不  
 見其有為之迹耳問是以德為政否曰不是欲以德  
 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是為政有德相以○為政以  
 德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字上却在德上蓋政者  
 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豈無所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  
 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眾星之共北極  
 也○慶源輔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循天下之理  
 而行其所無事也不能以德為政而遽欲無為則是



怠惰廢弛而已 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

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上聲者至靜而能

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慶源輔氏曰范氏推廣程子之意併舉其效言之

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朱子曰蓋

如以一物蓋盡眾物 思無邪魯頌駟古螢反 篇之辭新安倪氏曰此詩本美魯

僖公牧馬之盛由其心思之正如美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駟牝三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

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 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

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

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朱子曰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問思無邪莫是

作詩者發於情性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情性之正若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情性之

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為三百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

子不會刪去只是刊定而已聖人刊定好底詩便要人吟詠興發其善心不好底便要人起羞惡之心皆

要人思無邪○問集註以為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唯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



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雙峰饒氏曰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詩以為詩之功用能使學者如此夫子恐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使人之歸於正故於其中揭此一句以示人學者知此則有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以識讀詩之意矣

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

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

意亦深切矣延平李氏曰詩人興刺雖亦曲折達心

者以此爾若不止於禮義即邪也故三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是思無邪而已所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問直指全體木子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

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

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思

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

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

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聖人言

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

此一句包說得盡○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

言所行皆無邪矣○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

也曰固是如此然詩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

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勉齋黃氏曰直指則

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

所以辭約而義該也○慶源輔氏曰微謂隱微婉謂

委曲詩人主於諷詠規諫其言不直截說破常有隱微委曲之意○程子曰思無邪

者誠也朱子曰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有修



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於思無邪乃可謂誠  
○雲峰胡氏曰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又曰哲人知  
幾誠之於思此是聖人事夫子言詩之用不應遽以  
聖人望人集註所以引此者蓋謂所思自然無邪誠  
也聖人事也讀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之也學者事  
也集註引程子之言即繼之以學者必務知要蓋可  
見也○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說是論誠非論詩○東  
陽許氏曰誠是實理在人則為實心而君子不可不  
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  
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也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  
**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  
**毋不敬**  
禮器篇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  
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註經禮儀禮也如士  
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曲禮禮記  
也如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尸之類此是小節有  
三千餘條○曲禮篇首云毋不敬○雲峰胡氏曰執  
中二字是書五十八篇之要時之一字  
是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亦不可不知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  
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  
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  
亡也朱子曰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  
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恥矣闕政



刑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者之為矣  
通考黃氏震曰集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或問  
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為非真有免於罪戾耳豈  
冒犯不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  
刑戮之謂哉二說似微不同實於經文推言免字晦  
菴言苟免以發之恐後學看苟字粗淺故於或問兩  
發以足之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

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  
文人事儀則是以禮字之理而言

此指五禮之文物而言○胡氏曰品謂  
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

格至也言躬

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公而其淺深厚

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

以至于善也

朱子曰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  
先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

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  
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也○淺深厚薄之不

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之不齊雖是感之以德自有太  
過不及底故齊一之以禮禮者吉凶軍兵嘉五禮須

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下不肖者企而及也  
○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

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  
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勉齋黃

氏曰義理人心所同得故善之當為不善之可惡皆  
人心所同然者教之以德禮則示之以所同得者故

惡不善而進於善有不待勉而從若徒以政刑強之  
彼但知君上之令不得不從初不知吾心所有之理



尚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於善耶○新安陳氏曰以躬行之德率民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大本已立但民之感發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制度品節齊一之使淺薄者無不及深厚者無太過其未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也

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去聲下

治音同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

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新安陳氏

曰固不可無德禮亦不可然政刑能使民遠去聲罪而

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新安陳氏曰禮

記經解篇云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集註本此句析之而分輕重焉故治民者不

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平聲其本也新安陳氏曰末謂

朱子曰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

好底但不得專用政刑耳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

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為天下何曾

廢政刑來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

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

無意味○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

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

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

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

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

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雲峰胡氏曰此篇首章言

為政以德政與德為一此章分政與德為二前章專



言古之為政者皆自躬行中流出此章則言後之為政者但知道之以法制禁令而不能躬行以率之也故言政刑不如德禮之效如此而集註以相為始終合言於先又以本末分言於後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文公恐讀書者謂聖人之意前一節不如後一節只就德禮上看而輕政刑故於圈外明此意聖人本具此意非文公強合為一所謂有關聯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末之謂也集註淺深言進德厚薄言應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新安陳氏曰

文中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

而為之不厭矣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

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朱子曰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

物皆動搖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也志方是趨向恁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得而守之無所用志矣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腳下已踏著了然猶是守住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



言言大全 卷之二十  
矣。朱子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辭，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

###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

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朱子曰：不

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凡事事物物上，須知他本源來處。譬如一溪，先知得溪中有水，後知得水發源處。○又曰：天道流行，賦于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爲性，性之所具爲理，名殊而實一也。學至不

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爲性，理之所以爲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通考勿齋程氏曰：所稟厚薄，所寓盛衰，是曰天命。朱子曰：命者，天理流行，賦于萬物之謂也。然而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之不易，自其氣之運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無端，不可窮也。○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指其命之在天者而言也。

### 六十而耳順

聳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和靖尹氏曰：六

十而耳順，聞理卽悟。○朱子曰：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得耳順則不思而得矣。聽最是人所不著力處，今



聖人凡耳中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纔聞言便曉也○或問四十不惑是知之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六十耳順是知之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儘有次第節目○慶源輔氏曰所知至極而精熟徹表徹裏故聲纔入心便通是非判然其貫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也○陳氏曰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卽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

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

去聲也朱子曰聖人表

裏精粗無不昭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活○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

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

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

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

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去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

進成章而後達耳朱子曰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工處不感知天



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二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爾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胡氏曰聖人之是這箇路不是至七十歲便畫住了

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

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

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榮定然

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

義新安陳氏曰道言渾淪之體義言隨事適宜之用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史記

夏紀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朱子曰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他如脩齊治平皆要此心為之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人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括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巳○新安陳氏曰聲即天地中和之聲自然可以為律身即天地正大之體自然可以為度以此形容不踰矩也又曰聖

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二

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慶源輔氏曰亟者則

躡等而進怠者則半途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逐級而進怠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



學者實兼此二意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魯水之漸

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新安陳氏曰苟自謂吾學已至則便不是聖人

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

其近似以自名新安陳氏曰自為立與不惑等名欲學者以是為則

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

之屬意皆放上此問此章如何分知行朱子曰志學聲此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立是本於

知而以行為重志學言知之始不惑知命且順言知

之至立言行之始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十五志

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效也志

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

心所欲一類是說到底地位聖人也略有箇規模

與人同如志學也是眾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

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

聖人全無事乎學只空說也不得但聖人自有聖人

底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

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問自志學而立至

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二者次第第

級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云乃進學之次第大學所

云乃論學之規模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

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

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

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辭以



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心不踰是行  
 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也規矩皆  
 法度之器規圓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方則  
 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圓行欲其方  
 故以矩言之矩即義以方外是也胡氏謂體即道用  
 即義義字正為矩字而發○雲峰胡氏曰自堯舜以  
 至夫子聖聖相傳只傳此心夫子年十五時其心已  
 自期於聖人到七十時其心猶不敢自謂是聖人若  
 心實自聖而始為是退託豈聖人之心哉要之志學  
 者此心所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  
 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  
 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而然而不踰矩者此心此理  
 渾乎為一而有莫測其然者矣十年一進聖人之心  
 聖人自知之故即其近似以語學者欲學者皆心夫  
 聖人之心也忘者不用其心如何到聖處○新安陳  
 氏曰聖人所志之學大學也大學之道知行為要此

章分知之始知之至行之始行之至朱子一條盡之  
 矣聖學自志學而始至從心不踰矩而終始終始惟一  
 心學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念念在道大本立矣心之  
 所願謂之欲從容中道大用行焉其中節次自志學  
 而以序進自有欲罷不能者常人肆其心之所欲皆  
 私欲耳烏知其所謂矩賢人制其心之所欲始能勉  
 彊而不出於矩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欲之  
 累隨其心之所欲皆天理大用之流行自從容而不  
 踰於矩學者苟能卓然立志以志乎聖人所志之學  
 循其序而知行並進焉學與年俱長德與年俱進豈  
 不能漸造於純熟之境而於希聖其庶幾乎通考仁  
 山金氏曰矩心之天則也朱子於本文之下但隨文  
 解義而其終總處最盡蓋聖人固是有聖人之資然  
 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常人  
 所可窺測耳立是聖人之誠不惑可以想見聖人之  
 貫知天命可以想見聖人之誠不惑者小德之川流



是於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大德之敦化是於一本處觀萬殊耳順可以想聖人之化從心不踰矩可以想見聖人之神○東陽許氏曰此六節皆是知行兼進不可分作兩節說文公是補程子意方見聖人至誠氣象之全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音佩於理

朱子曰無違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或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理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新安陳氏曰無違二字簡要而涵蓄大有深意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為去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

仲孫也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

為孟者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杜預作公子譜云仲慶父弑君故改為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

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新安陳氏曰恐其以從親之令為無違則失其本指故語

御音樊遲以發之新安陳氏曰冀懿子得聞之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

慶源輔氏

曰此理字即指前不背於理之理字言也禮是先王據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

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

去聲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朱子曰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

得本潤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陳氏曰於禮其中節文纖悉委曲是少事皆不可不講○

莆田黃氏曰若不以禮便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

便是違背於禮通考東陽許氏曰三家僭禮如視桓楹而設撥葬禮之僭也八佾舞於庭歌雍以徹俎祭

禮之僭也葬禮諸侯用桓楹於棹前後立二碑如大柱穿其中而為鹿盧以絳貫其中以下棺雙植謂之

桓諸侯用四絳貫二碑大夫二絳二碑而柱形小視而設撥殯車也三家亦以撥引輶僭諸侯也輶救龍友○胡氏曰人之欲孝其

親心雖無窮而分去聲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謂苟簡與

不得為而為之謂僭禮者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

得為者而已矣朱子曰為所得為只是合做的大夫

事親便是齊氏曰說與何忌孟僖子之子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二十四年



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三十四樊遲為孔子御必在哀十三年曾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僖子歿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僖子嘗令二子學禮孔子不過即其垂歿所命以教其子爾時三家習於僭非不欲以尊親也而不知適以陷其親於惡使懿子不違其親之命而悉以孔子所教生事而歿葬祭之則凡其所用皆親所得為而僖子之心慰矣奈之何其不然也聖人言不迫切而意深到學者所宜細玩○新安陳氏曰孔子此言雖若告眾人實警孟孫雖警孟孫仍可用於眾人舍蓄深切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東陽許氏曰夫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集註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為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謂推廣之

無不包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音帶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

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此正解經一句人子體此而以

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

矣豈不可以為孝乎新安陳氏曰此五句朱子發孔子言外之意方見子之孝凡所以守其身者包涵甚濶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舊說人子能使

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



謂孝亦通新安陳氏曰前說為佳後說以衍餘意則可以解正意則迂晦矣○或問父母唯其

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朱子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雙峰饒氏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凡所以守其身下一凡字蓋不獨謹疾而已愚謂已包後說之意在其中笑○雲峰胡氏曰夫子聖人也於疾且慎况凡為人子者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别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

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許六反犬馬皆能有以養

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

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

於二字其上所該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僕以下至犬馬也○胡氏曰世俗事親

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

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

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問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



之但不敬耳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  
 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  
 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  
 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  
 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  
 若是之切者延平李氏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  
 而不察只以能養為孝雖孔門學者亦恐未免如此  
 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  
 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犬馬之養矣○朱子曰子  
 游是個簡易人如灑掃應對便忽略了如喪致乎哀  
 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或問父母至尊親犬  
 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  
 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  
 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慶源輔氏曰能養未必能  
 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  
 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雙峰饒氏曰是謂能養皆

能有養看兩箇能字便見是說養親之人與養犬馬  
 之人言養親之人能養而不能敬則與養犬馬之人  
 無所分別非謂父母與犬馬無別也  
 集註云與養犬馬者何異即是人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通考吳氏程曰饌當離睨離

曾謂同○程氏復心曰曾音層與曾謂泰山  
 之曾同音釋文嘗也又不料之詞反詞也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

饌飲食並如之也會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

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新安



陳氏曰愉悅也色見於面者婉順也容舉一身之容儀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非可以偽為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婉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

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去聲○此事未足為孝也親之常事

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新安陳氏曰後說添承順父母字方可解

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偽為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朱子曰○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新安陳氏曰事

此說亦好親以禮人所通行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入如此

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問如何見得朱子曰

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

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

之故不同也朱子曰告懿子無違意思闕若其他所告則就其所患說然聖人雖是告眾人若就孟孫身上看自是大段切雖專就一人身上說若於眾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觀灑掃應對之論與博學篤志之說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愛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

○問如何見子夏直義處曰觀其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北宮黜似子夏是箇持身謹矩嚴的人問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曰太莊太嚴厲了

○問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直義莫是說其資之剛方否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

○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

論語大序

卷之二 為政



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  
 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是有箇  
 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  
 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  
 小心畏謹便是敬○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  
 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皆有意乎事親者孔子各  
 欲其於情性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  
 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勉齋黃氏曰事親之道非  
 貴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為難者色非可以強為也  
 非其真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一毫拂其親之意者  
 安能使愉婉之狀貌見於顏面也哉其告子夏者所  
 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或曰敬與愛兩事常相反  
 也敬則病於嚴威愛則病於柔順今其告二子者如  
 此得無舉一而廢一乎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  
 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  
 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彊為也然發之各有

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故  
 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  
 餘也四章問孝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  
 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而深體之事親之大  
 義盡於此矣述論語者聚而次之警人之意深矣○  
 新安陳氏曰問孝四章乃記者以類序次之一則欲  
 不違禮以事親二則欲謹守身以不憂其親三則欲  
 其敬親四則欲其愛親學者合四章而深體之事親  
 之孝可得矣聖人之言如化工隨物賦形凡一部論  
 語中其教人不同及問同答異者皆如此不但此四  
 章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通考仁山金氏曰吾與回言終日六字為  
 句愚按吳程以不違讀如愚句張師曾參



校張達善點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註取李氏之說始讀為句絕文意俱勝前此儒先亦以吾與回言為句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音佩有

聽受而無問難去聲也私謂燕居獨處上聲非進見請問

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新安陳氏曰發知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語發明之

也愚聞之師曰朱子之師姓李氏名侗字愿中號延平先生顏子深潛純

粹慶源輔氏曰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宏純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淨其於聖人體

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

理通考仁山金氏曰深潛純粹四字只是形容顏子資稟氣象如此程子亦曰顏孟於孔子其知之淺

淡同只是顏子充溫淳淵懿近聖人氣象深潛帶知見意純粹帶踐行意深潛是於不違如愚見之純粹是於私亦足發見之深潛知上氣象後篇吾言無所不說者也純粹行上氣象後篇三月不違仁者也

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還省悉井反其

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

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致堂胡氏曰夫子久已知

顏子之不愚必曰還省其私者以見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夫子與言終日則所言多矣今存者幾惜哉朱子曰默識心融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資高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具九分九釐所爭只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



領其言而不再問也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退省其私私者他人所不知而自自知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為見識之所獨皆是與中肅謹獨之獨同不違如愚不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註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也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啓發也始也如愚人似無所啓發今省其私乃有啓發與啓予之啓不同○顏子所聞人耳若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問顏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近否曰那地位大段高不違是顏子於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省其私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

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又曰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的及退而觀其所行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的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的更無分毫不似○南軒張氏曰亦足以發其請事斯語之驗與默識心融比於聖人耳順地位雖未幾及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覺軒蔡氏曰發者固是發明此理疑亦有發見活潑潑之意夫子再不以愚而信之所以深喜之也○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說而自喻其意心融是不待思維而自與之為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家庭中蹊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吾心目之間也○雲峰胡氏曰顏子之



資隣於生知故無難疑答問而自有以知夫子所言  
 之理顏子之學勇於力行故雖燕居獨處而亦足以  
 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字最有力  
 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惰則不發發便  
 不惰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  
 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  
 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且不徒發之  
 於人所共見之時而能發之於已所獨知之地顏子  
 蓋真能發夫子約禮之  
 教而為慎獨之學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朱子曰大綱且看這箇人

是為善的人  
是為惡的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

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

朱子曰為善的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

若本意以為已事所當然無所為而為之乃是為已  
 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是意所從來已不善  
 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  
 而伐蔡蔡潰遂伐楚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

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

厚齋馬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詳於視也易曰仰以觀於



天文俯以察於地  
理察密於觀也

安所樂

音洛下同

也所由雖善而心之

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程子曰視

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朱子曰  
曰意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安是  
中心樂於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  
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問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  
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已者能知言窮理使  
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曰  
於樂處便是誠實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  
彊做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為善果  
是為已果是樂否○所以是所為所由是如此做所  
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為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  
此做又煞多般有為已而讀者有為名而讀者有為  
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為已而讀者固善

矣然或有出於勉彊者故又察其所樂○問聖人於  
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為常  
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  
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語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略  
略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  
○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  
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  
的鐵定是好人不好的鐵定是不好人又曰初間纔  
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  
便不是的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  
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  
必不會有終○所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  
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彊畢竟所樂不  
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彊教  
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  
方安○勉齋黃氏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



其所由則先之為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安不安也蓋靡以既為小人何必復觀其所由所由既未善何必復察其所安○勿軒熊氏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處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平聲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

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洪氏曰此夫子觀人之法

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以自考○新安陳氏曰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知言如孟子

我知言能知人言之是非窮盡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方能如聖人觀人之法以察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

人師若夫音扶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新安陳氏曰與每有新得相反

而所知有限新安陳氏曰與其應不窮相反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

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朱子曰記問之學溫故而不知新只記得硬本子更

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箇便死殺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



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  
 活不灰殺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此却是知  
 新重○溫故方能知新不溫故而求知新則亦不可  
 得而求矣○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  
 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侍  
 亦不是以為人師所以溫得又憂知新惟溫故而不  
 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溫故知  
 新不足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  
 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  
 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  
 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  
 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問  
 不離溫故之中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  
 是漸漸上達之意○道理即是一箇道理論孟所載  
 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  
 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淡長自有新得○又曰管之所

得雖曰既為吾有然不時加尋繹則亦未免有廢棄  
 遺忘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  
 索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  
 文字之外略無意見如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  
 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己之求哉○尋繹其所已  
 得而每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譬之觀人昨日識其  
 面今日識其心於以為師其庶矣乎可云者明未至  
 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  
 范氏曰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無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為為人師者言之溫故知新論  
 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故是聞於人者中庸之  
 所謂故是存於己者論語是即其一理而推見眾理  
 之無窮中庸是全其統體而益見脈絡  
 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庸是兩件事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

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程子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

才一藝則器也○朱子曰君子才德出眾德體也才用也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  
如聖人之妙耳○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原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徧如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問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是成德全才之君子問子貢汝器也喚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偏處○南軒張氏曰人之可以器言者拘於才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勉齋黃氏曰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為車之類也以

人言優為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是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

○雲峰胡氏曰士君子之心虛有以具眾理是其體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以無不周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有以充此心之體而擴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局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士君子之不器者學問之功效大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

周氏名孚先字伯忱毗陵人

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

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

事於言朱子曰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



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臆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說好○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慶源輔氏曰行之於未言之前則其行專而力言之於既行之後則其言實而信正君子進德修業之道也○雙峰饒氏曰君子行在言前言隨行後自然言行不相違矣○范氏曰子

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朱子曰只為子貢多

言故云然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

私爾朱子曰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疎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是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曰大繫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是周若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已必親愛之善人與已異必傷害之此小人



比而不周也。○君子立心，自是周偏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南軒張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間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大欲不立也。君子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也。所謂比也。○君

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

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正作釐之差耳。故聖人於

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

兩間而審其取舍上聲之幾平聲也。問取舍之幾當在思

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平聲。朱子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著於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雲峰胡

氏曰：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新安陳氏曰：通書曰：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謂兩間毫釐之差，即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微處，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三章，皆當如此看。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通考朱氏公遷曰：四書君子與小人並稱者，凡十七章。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喻於義，坦蕩蕩，成人之美，易事而難說也，不仁者有矣夫，上達懷德，求諸己，不可小知，有三畏，固窮，君子中庸，居易以俟命，闇然而日章，皆以德言。○雙峰饒氏曰：所謂小人有數樣。經經小人，以其器量之淺狹也。樊須，小人，以其所務者小也。無為，小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也。至以小人與君子對言者，則指其心術渾然不好底為小人。宜與君子每每相反也。愚謂以君子小人對言之，正以明其為政。



德行心術之不同均可謂之  
以德言者蓋德有凶有吉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朱子曰學

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  
此事是學須思此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  
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  
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  
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  
學也纔效其所為便有行意○思與學字相對說學  
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  
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  
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泉兀不安如人  
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曾思量這箇是

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  
去射也如何得○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必飽耳○  
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  
之所以然也徒學而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得  
則其所學者亦粗迹耳徒思而無踐履之實則殆殆  
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學而思則知益  
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  
曰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為聞見之益而言  
○慶源輔氏曰學之義廣矣雖不專謂習其事然此  
之謂學則指習事而言耳徒學而不求諸心則內外  
不協外雖勉強而中無意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不  
習其事則理事為二理雖若有所得事則扞格而無  
可即之安故危而不安○新安陳氏曰學而思則理  
益明而不局於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  
虛  
○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



非學也

新安陳氏曰五者中庸誠之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耳朱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

○雲峰胡氏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為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為求諸心是知之事至若學而時習之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繹則思又是學習之事若有不同者要之專言學則學兼知與行思繹亦是學分學與思則思字屬知學字屬行中庸五者朱子謂學與行是學之終始問與辨是思之終始是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水石金玉之工曰攻

新安倪氏曰周

禮考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

與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

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

為害甚矣

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如何朱子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

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孰視異端之害而一言以正之亦何以祛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辨之問則可見矣○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如此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慶源輔氏曰常言一事一件皆為一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為一件道理也楊氏以為我為義而非聖人所謂義墨氏以兼愛



為仁而非聖人所謂仁所以為異端○西山真氏曰  
 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老聃楊朱  
 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  
 肆耳或謂孔子不關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  
 是關墨潔身亂倫之訓已關楊矣○胡氏曰楊朱  
 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  
 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新安陳氏曰孔  
 子之時楊朱未肆故集註下一如字然則異端何所  
 指乎孔子謂鄉原德之賊孟子謂其自以為是而不  
 可與入堯舜之道則鄉原亦異端也老聃正同時而  
 孔子於禮曰吾聞諸老聃則老聃在當時未可以異  
 端目之今之老子書先儒謂後人託為之蒙莊出而  
 祖老子自此以後始為虛無之祖而為異端不可辭  
 矣楊子雲曰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故凡非聖人之  
 道者皆異端云通考勿齋程氏曰百家眾技不能  
 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誠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

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

去聲之不爾則駸駸音侵

然入於其中矣

汪氏炎和曰程朱之時儒學亦有流於禪者故集註有取于程說之痛切

今學者絕口於此程朱之功為多○問何以只言佛  
 而不及老朱子曰老便是楊氏孟子關楊便是關老  
 如隱遁長往不來者皆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所見  
 與之相似○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為我兼愛做得來  
 也淡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初見他說出  
 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問佛氏所以差曰劈初  
 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虛說  
 了吾儒見得都是實○勿軒熊氏曰韓愈云佛者夷  
 狄之一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其初不過論緣業以  
 誘愚民而已後來却說心說性雖聰明之士亦為之



惑學者不可不力察而明辨也○新安陳氏曰程子之時明公高材皆為佛氏之言所陷溺惟其近理所以害甚集註采此條而中庸序亦曰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皆所以闢異端也通考按程叔子云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又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此數語皆所謂其害為尤甚者也

也○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汝女音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之子路好去聲勇益有強

上聲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

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

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

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朱子曰子路粗暴見

事便自說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和那箇知處也不知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出來其知是使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失於自畫○聖人只為人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終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



以為知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強以為知此便是  
 知了只為子路性勇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為他說  
 如此○問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為知用是  
 欺人亦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為已知  
 不知者以為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  
 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  
 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意誠心正之事  
 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章言之若  
 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自省  
 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南軒張氏  
 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強其不  
 知以為為知非惟人不我告已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  
 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此弊此必  
 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此箴之後來有聞未之能  
 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必改此失矣然  
 終有見義欠透徹處是以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

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不知者以為不知則人  
 必我告已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通考東陽  
 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  
 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

○子張學于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于求也祿仕者之奉

符用也雲峰胡氏曰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

反也子張干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



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曰疑者所未信始者所未安程子

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新安陳氏曰人以我為尤

故曰罪自外至我自知其非理而悔之故曰理自內出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

闕疑始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新安陳氏曰夫子分聞見

言行疑始對言之朱子合而解之學不博則無可擇多聞多見學既博矣必於多中精以擇之闕其所未

信未安者則非泛焉雜之博擇之既精然後加謹慎以言行其餘之已信已安者而所守方得其約約

字與博字對約字又自精字來不精則其約也非切要之約而苟簡之約爾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九字

斷盡此一章三者不可闕一如此則言必當而人不我尤行必當而已無可悔矣凡言在其

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新安陳氏曰祿在其中餒在其中仁在其中直在其中

中樂亦在其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朱子曰此章是

教人不以干祿為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為欲干祿而然也若真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之有悔尤何暇

有干祿之心耶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行處聞見亦互相發亦

有聞而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聞見當闕其疑始然又勿易言易行之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

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槩是令他自理會身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又曰若人

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祿動祿固人之所欲但要去干不得然德行既脩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

祿不待干而自得多聞多見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不然



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出言或至傷人故多  
 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  
 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  
 矣。○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著祿說聖人不教他  
 于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了他干字。○  
 又曰人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所以爲言行之  
 資也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精擇之精  
 而於言行猶曰必謹焉其反身亦切至矣猶曰僅足  
 以寡尤悔而已未敢必其絕無也君子亦修其在已  
 而已祿之得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本爲此  
 而反得彼之辭豈真教之以是干祿哉。○問學干祿  
 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  
 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  
 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  
 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曰是大凡言  
 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

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  
 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  
 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是有得祿道理若曰  
 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  
 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爲道豈是求祿然學  
 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凡言在  
 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蔡氏曰擇精守約固重學  
 博亦不可輕聖人所以好古敏求多聞擇從多見而  
 識皆欲求其多也不然聞見孤寡將何據以爲擇精  
 守約之地耶。○新安陳氏曰子張有務外求聞之失  
 故夫子教以反求諸內也。○通考吳氏程曰其餘蓋不  
 疑不殆者理自內出謂心悟其非。○東陽許氏曰經  
 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必如此順辭也。○外註言在其  
 中謂如此却不如此反辭也。二者字雖同而意不相  
 類。○按延平問答云吾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  
 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爲已之



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道一萌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已也切矣 ○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

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

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 新安陳氏曰顏子終身簞

瓢閔子堅辭費宰豈有此問 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

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雲峰胡氏曰學干祿

即修天爵以要人爵者富貴在天無可求之理言行在我有反求之道學者惟當求其在我者則祿將不求而自至故在其中三字正為干字而發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

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錯倉故反

哀公魯君名蔣 子兩反 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

也錯 倉故反 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

服 ○謝氏曰好 去聲 直而惡 去聲 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

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 新安陳氏曰大學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是謂拂人之性謝氏之論蓋本於此至情即性之發也 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

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



理也

新安陳氏曰居敬窮理者明吾心以照枉直之本而居敬又為窮理之本本文無此意乃謝氏

推本之論也大居敬法公羊傳君子大居正之文以居敬為大而窮理為貴也○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之權哉使公復問孰為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歿哉○朱子曰當時哀公舉錯之權不在已問子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是便是直非便是枉○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情若舉錯得義則人心豈有不佩服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矣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此說得分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氏意在使字上聖人意在則字上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

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己善者

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音洛於為善音朱

曰莊只是一箇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孝是做箇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二者須一齊有民方忠於己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於眾而無孝於親樣子亦不得善者舉之不善者便棄之民不能便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問康子之意必要使人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



當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  
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有不期然而  
然者曰也是如此○吳氏曰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  
國廢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親矣欲殺  
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眾矣在己事上  
接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己難矣哉 ○張敬

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去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

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慶源

輔氏曰凡聖賢之言與事其有本效感應處皆當以此意推之則庶幾無謀利計功之私矣○新安陳氏曰不期而然乃自然之感應何暇於使之然哉莊孝慈舉善而教蓋不使之使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新安陳氏曰吳

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賈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史記云季氏強僭離於正道陽貨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集註因以為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若謂強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數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定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家臣陽貨作亂則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

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新安



倪氏曰書言孝友而起語獨言善兄弟曰友書言君

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

政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

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

下面有一箇是亦為政政不是國政又曰在我者孝

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

一家又曰政一家之事也故不止是使之孝友耳然

孝友為之本也○此全在推字上今人只是不善推

其所為耳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正以

不能推此心也○新安陳氏曰孝友兄弟行於家者

施於有政行於國者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書之

本意不過如此朱子特發出推廣以為家政之意孔

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

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

之要平聲之至理亦不外是南軒張氏曰孝於親則必

友於兄弟孝友篤於家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為政而家庭間躬行

孝友為政之道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為政之事

夫子告以為政之道也

○子曰入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音壬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音厄以

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去聲車軌轅端上曲鉤衡



以駕馬者

通考吳氏程曰鈎衡木也端猶前也大車之轆直且無撓駕馬則揉而曲之其最前

鈎衡者為軌而亦通謂之轆軌為屈木以駕牛而聯於橫木上曲句轆長一丈四尺四寸平居輿下曲其末而上鈎於衡就輿言之則其上面曲處皆為轆之前鈎衡轆前之橫木也缺去七寸以扼馬領於前使不得出謂之軌其平處為衡合言之衡即軌也轆所以鈎而就之牛力全在肩馬力散在一身韃鞞鞞鞞之屬故轆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

是也

或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朱子曰人而無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

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信是言行相顧之謂人若無信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

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雙峰饒氏曰行之之行指車言人無信之不可行亦猶是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輓軌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此喻最切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

名元朗字德明唐蘇州人

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

一世

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二年為一世之世不同

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

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名融東漢扶風人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

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

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朱子

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誠確無質可言矣○忠

只是朴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

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

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

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三統謂夏正建

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前漢律歷志

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壬成而青○朱子曰廉節分

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

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地人始於

此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為正○新安陳氏曰正謂

正月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迭建

以為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康節分十二會詳見

皇極經世書通考吳氏程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

之紀也十一月黃鍾為天統六月林鍾為地統正月

太族為人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未之

衝丑為地正太族寅為人正三正本於三統故集註

合言之亦以馬氏之意本在於三正故爾又曰天以

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物而人以正月與



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

不及之間新安陳氏曰損其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

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去聲者雖百世之遠所

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

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楚禁緯術數之學也朱子曰

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夫體是變不得底○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闕夫子繼周而作則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節將前代忠質而為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

能無弊○問其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裕如其他人則損益過差矣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矣周恁地纖悉周緻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繼周者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然三綱五常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這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只是損益得太甚耳○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所未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卑臣秦人因之但尊者益之而過尊卑者損之而過卑耳古人亦未嘗不德刑並用秦人因之但



言言大... 卷之二十四十五  
德則損之而又損刑則益之而又益耳○新安陳氏曰讖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如望氣厭勝風角等皆是○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

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扶音自修身以至於為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

也新安倪氏曰書曰天敘有興天秩有禮三綱五常即天叙之典天秩之禮也商不能改

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

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

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新安陳氏曰天地之常經

以所因言經也古今之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

通義以所損益言權也新安陳氏曰綱常亘萬世而不易制度如此而已矣隨時世而變易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

則百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朱子曰如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



曰亦是問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  
 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祭於宗子之  
 家○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所在不當祭否曰山川  
 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  
 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  
 亦可祭也又問中雷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  
 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雷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  
 雷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曰中雷亦土地之神之類  
 五祀皆室神也○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  
 已所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  
 福耳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朱子曰此處要兩下並看就見  
 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

能為若從源頭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  
 力○勉齋黃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為事非其類而  
 對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為而為一  
 則當為而不為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  
 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為無勇敢直前之  
 志也○新安陳氏曰知義而不為是無浩然之氣以  
 配道義故也此章欲人不惑於鬼之不可知而惟用  
 力於人道之所宜為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  
 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  
 嘗驗之天下之人且諂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  
 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有諂瀆於鬼神二者常相因  
 云○臨川吳氏曰非其鬼謂所不當祭者也義者宜  
 也謂事理當然所當為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  
 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為而不為是不為其所當為者  
 不當祭而祭求媚而已當為而不為其懦可知一過  
 一不及也夫子告樊遲曰務民之義於鬼神而遠之



夫苟於鬼神知所遠而於義知所  
 於祭所不當祭而不為所當為矣通義曰非  
 其鬼謂非其祖考所不當祭者也義謂義理所當為  
 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為  
 而不為是不為其所  
 當為一過一不及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終

百  
 卷之二



